

【思想文化研究】

《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

商原李刚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后人许多新的说法,深化了对《逍遥游》主旨的理解,但却无法替代“逍遥游”的这一准确的概括。从《庄子》全书来看,这一点就更明确了。

关键词:《逍遥游》;主旨;无为;游世主义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4-0003-05

The Purport of the Article of "Carefree Journey" is Carefree Journey

SHANGYUAN Li-g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rt of the article "Carefree Journey" means carefree journey. Although some new views deepen the purport of "Carefree Journey", they can't express the exact generalization of "carefree journey". It is more obvious if we read the book named "Zhuang Zi".

Key words "Carefree Journey"; purport; inaction; life wander

一、《逍遥游》主旨辨析

《逍遥游》的主旨是无为。一文说:“关于《逍遥游》的主旨,从古至今,一致认为是在阐述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思想”^[1]。“我通过多年研究,认为本篇的主旨不是在讲精神自由,而是在赞美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1];《逍遥游》是以“无为”为主题的”^[1]。“小大之辨”也只在说明俗不知圣而二者有行为差距。作者的以上看法,有很多需要辨别之处。

总的看来,这些说法是片面的。第一,《逍遥游》的主旨,除向秀、郭象的说法以外,唐代的成玄英就记载了三种说法,谈何“从古至今,一致认为”^[1]?更何况“绝对精神自由”是个既有特定内涵而又有宽泛外延的概念,根本无法说明和概括《逍遥游》的主旨。第二,“精神自由”与“无为而无不为”二者是什么关系?二者是不是根本对立的?若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就不应该断然否定“精神自由”。从《逍遥游》可以知道,“圣人无己”^[2]、“乘天地之正”^[2]、“以游无穷”^[2],这岂不是一种“精神自由”?更何况作者反复强调“小大之辨”为俗人“有蓬之心”而不知圣人,这

难道不是在暗示着“精神自由”?第三,说《逍遥游》在赞美“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这不完全合乎《庄子》的精神。“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命题出于《老子》。正如魏源在《论老子》中所说,《老子》被“兵谋权术宗之,虽非其本真,而亦势所必至也。”^[3]这“势所必至”的根源,就在这“无为而无不为”上。该命题中的“无为”,并不是这位作者所说的“无事”。“无为”一词,在周秦古籍中并不少见。《论语·卫灵公》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4]《中庸》说:“无为而成”^[1]。《礼记·哀公问》说:“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4]《淮南子·原道训》对“无为”作了解释:“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5]《淮南子·主术训》也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5]可见,“无为”的本义是反对妄为。因此,《老子》的这一命题,正是以无为求无不为,潜藏着权谋和杀机,很容易被发展成法家学说。因此,“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积极的无为。相比之下,《庄子》的“无为”就成了“无为而无以为”,可以说是为无为而无为。说《逍遥游》在赞美圣人,这话可得加些注解。“圣人无名”,也是从道家的立场来说的,当与神

收稿日期: 2002-07-07

作者简介: 商原李刚(1967-),男,陕西商州人,长安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人、至人作相同的理解。第四,若说大鹏与小鸟之喻只在说明俗不知圣,也未免只见其一,不及其二。从全文来看,正如王夫之在《庄子通》中所说:“庄子不滞于无为”^[6];^{“《内篇》自说自扫,无所积滞”^[6]。这一比喻,采用层层烘托的手法,以大鹏否定小鸟,又以至人进一步否定大鹏;通过两次否定,把圣人形象推到了最前面。第五,说“《逍遥游》的主旨是为无为”^[1],是经过自己多年研究所提出的“全新的观点”^[1],这不符合事实。远的是顾桐柏已见此理,近的就两位。一位是刘武。他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说,《逍遥游》“斯之为文,由小以至大,由浅以及深,喻之以物,衬之以人,旁敲侧击,反托正喻,无非说明无为之道而已”^[7]。另一位是杨柳桥。他在《庄子译诂·序言》中说:“《逍遥游》这一篇是表达他的人生哲学‘无为’主义的”^[8],有了这几位的主张,就不能说自己的观点是“全新的观点”。第六,他书可佐证《庄子》,但不一定准确。《庄子》一书,代表着道家的一大学派,其范畴须视全书宗旨和整体而定。虽说它不成于一人一时,但道家学派的风格却是明显的。就“逍遥”一词来说,《诗经》《楚辞》《礼记》《史记》的用法很有参考价值,但《庄子·让王》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一内证更有说服力,只可惜被该文的作者所忽视。}

二、“逍遥”考释

该文在“逍遥”一词的疏解方面,更有望文生义、“我注六经”之嫌。《诗经·郑风·清人》有“河上乎逍遥”句,“逍遥”与上句“翱翔”互文见义。朱熹《诗集传》释“翱翔”为“游戏之貌”,句意为“言其师久而不归,无所聊赖,故游戏以自乐,必溃败之势也”^[9]。该文作者因师久不能归而断定他们都很忧愁,因此也就只会无所事事地闲逛,“苦闷异常”,并以之解释“逍遥”。这种解释既是臆断,也不符合军旅生活,不懂得苦乐相伴。《诗经·桧风·羔裘》:“羔裘逍遥”^[9];^{“羔裘翱翔”^[9],朱熹注为:“翱翔,犹逍遥也”^[9]。这就更明确了“逍遥”为“游戏以自乐”之意。该文作者又引了《离骚》:“聊逍遥以相羊”。王逸注说:“逍遥相羊,皆游也”^[10]。洪兴祖《楚辞补注》说:“逍遥,犹翱翔也。相羊,犹徘徊也”^[10]。《离骚》又有:“聊浮游以逍遥”^[9]。王逸注为:“且游戏观望以忘忧,有以自适也”^[9]。王逸、洪兴祖的注解清楚明白,但似乎为该文作者所未见而自创新说,以“苦闷”而“无事可做”释之。《礼记·檀弓上》有:“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乎门。”陈可大《云庄礼记集说》有解:“逍遥,}

宽纵自适之貌”^[11]。《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近的记载。另外,在《淮南子》的《原道训》《俶真训》《览冥训》《精神训》《要略》等中,“逍遥”、“消摇”都没有超出这一基本含义,但却为该文作者所未见。该文作者没有拿出有力的训诂证据,却望文生义,自创“新说”;我们还是以相信古注为妥,因为这些注解既有根据,又无滞碍之处。分析以上的例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逍遥”一词并非异常苦闷,无事可做,即如该文作者所说的含义;二是“逍遥”的基本含义为“游戏以自乐”,与翱翔等同义;三是“逍遥”中可能有苦闷和愤激,也可能有安闲自得,不可用“苦闷异常”来概括;四是“逍遥”本来就有“游”的含义,“逍遥游”合在一起,其含义更加明确完整,远非一般的“无为”所能穷尽,而是无为而自乐的无为,达到了一种“无目的而合目的”的境界,或者叫做审美的境界。

再从《庄子》一书的内证来看。《逍遥游》有:“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2]成玄英疏曰:“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其文耳。”^[2]《大宗师》有:“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2]成玄英疏说:“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也。”^[2]《天运》有一段话:“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2]成玄英疏为:“只为逍遥累尽,故能无为恬淡。苟简,苟且素朴,自足而已,故易养也。”^[2]可见,“逍遥”与“无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字标明了这种关系。该文竟把“逍遥,无为也”^[2],解释成了“逍遥,就是无为”。这种解释,完全脱离了具体语境。如果说该文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苟简”怎么能“就是易养”呢?“不贷”怎么能“就是不出”呢?可见,该文的解释有断章取义之嫌。该文把《庄子》中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忽视了,那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让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2]该文举出的例证,都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我们逐一解剖了该文的证据,知道该文的证据是靠不住的;该文的立论也就无须反驳下去了。

三、“逍遥游”义证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逍遥游》的主旨呢?前面说过,并非古今一致认为《逍遥游》的主旨就是“绝对精神自由”。向秀、郭象的《庄子注》解释《逍遥游》的篇名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

哉!”^[12]向秀、郭象的解说,虽然点出了“自得”之意,但却有两点不足:一是《逍遥游》所描绘的逍遥游境界,是“至人”、“神人”、“圣人”所追求之境,而非万物之境;二是向、郭用《齐物论》的主旨说《逍遥游》,有牵就“独化”说的倾向。稍后的高僧支遁(字道林)别立新义。据《高僧传》记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从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12]王羲之也由“未之信”^[12]而至“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12]。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说:“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12]支遁的说法:第一,结合《逍遥游》的文意,作具体分析,否定了“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观点;不再把有待无待混为一谈;第二,以“至人之心”说逍遥之境,切近原文意图;第三,以“至足”说“自得”,更为具体。唐代成玄英在《庄子疏·庄子序》中说:“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释不同。今泛举纲,略为三释。所言三者:第一,顾桐柏云:道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逍遥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第三,穆夜云:逍遥者,盖是狂放自得之名。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12]。成玄英也说:“所以《逍遥》建初者,言达道之士,智经明敏,所造皆适,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12]陆德明《经典释文》把当时的各种说法作了综合:“《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故不拘,怡适自得。”^[12]

从以上各种说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逍遥游”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方面是无为;第二方面,怡豫自得,至足自在;第三方面,“乘天正而高兴”;第四方面,闲放不拘。尽管以上各种说法有不同门派和侧重,但贯穿在这些说法中的理念却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逍遥游”。逍遥游的基础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无为,第二是乘天地之正。但无为而乘天地之正,还须无己而自得,达到闲放不拘的程度,才能算做“逍遥游”。另外,在前人的说法中,把“道”、“遥”、“游”分开解释,实有曲解之嫌;加上“游”字,意思更为明显。因而,宋代林希逸《庄子口义》说:“游者,心有天游也;逍遥,言优游自在也。”“此之所谓逍遥游者,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13]。至于以“无为”说《逍

遥游》,就忽略了“闲放不拘,怡适自得”这一基本方面。用流行的说法“绝对精神自由”说《逍遥游》,就显得更不合适了。“绝对精神自由”这一范畴,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自由”一词,从消极方面说,指摆脱束缚,获得解放;从积极方面说,指自己决定自己。从实质来看,自由以对必然的认识为基础。所谓“绝对精神自由”,指不依赖任何条件的意志自由决定能力。这样,所谓“绝对精神自由”,非但不是自由,简直就是幻想。因而,历来就用这一范畴来贬低《庄子》的思想价值。客观地说,“精神自由”这个范畴虽不能概括《逍遥游》的全部,但多少还能说明一些问题。《逍遥游》所阐述的,是一种无为而能游大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对自然外物的控制,而是一种以无用为大用的人生之境。在自由之外,它更强调逸豫自得,闲放不拘,游戏以自乐的精神状态。所以,单从某一个方面来理解《逍遥游》的主旨,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从《庄子》全书的主题来看,《逍遥游》所占的地位无疑是异常关键的。钱澄之的《庄子诂》说:“《易》之学在时,《庄》之学在游。”^[6]此言一语中的。历代注《庄》说《庄》者,有这种说法的不在少数。从《庄子》一书的篇名来看,有《逍遥游》和《知北游》;各篇中人物的行事基本上以游为主;“游”字也出现了100次以上。有人说庄子哲学为混世主义,也有认为是出世主义,这都过分片面。准确地说,《庄子》的学说为“游世主义”。《逍遥游》就是这种游世主义的代表。

四、《逍遥游》剖析

要落实以上说法,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逍遥游》。清人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说,《逍遥游》“首段如烟雨迷离,龙变虎跃;后段如风清月朗,梧竹潇疏”^[6]。《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其行文汪洋自恣以适己,造成了解读的多义性。就该文的结构来说,大体上可以划为三个部分。从“北溟有鱼”至“圣人无名”为第一部分,文章用层层烘托的手法,点出逍遥游;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昏然丧其天下焉”为第二部分,分释无己、无功、无名;第三部分为“惠子谓庄子曰”至“安所困苦哉”,说明“无用”为“大用”。刘武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对《逍遥游》的逻辑结构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游有大小,特设鹏学之喻以明之。蜩学自以游之至而逍遥,然高促数仞之高,抢攘榆蓬之间,以视鹏之一举九万里,其游因至少而有限也。鹏之游较大矣,然必积九万里之厚风,而后乃今培之以图南,则其游犹有所待也。夫游有限与有待,乌在其能逍遥也。且鹏所适者南冥也,非能游于无穷也,非能

游于无何有之乡也,犹之于有限也,又乌在其能逍遥也。此喻之以物也,更证之以人……未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也。而其所以能至此者,其功夫则在无名、无功、无己;能无己,则在己之一心,斯真逍遥矣。然桂可食致伐,漆可以用致割……人则以材之有用,恒召世之系累,是能逍遥于心者,未必能逍遥于境也。又必无所可用焉,然后心境两适,无所游而不逍遥矣。无所游而不逍遥,然后能专精绝一,而神凝矣。斯旨也,文更举证以明之。”^[7]刘武的分析细致中肯,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刘武以“凝神”、“无为”说文旨,不合本篇整体结构。“凝神”是“神人无功”的状态,可能是刘武借《人间世》的“心斋”说《逍遥游》的结果。二是刘武的分析没有明确“乘天地之正”与无为是逍遥游的两个对待的方面,也没能揭示该文对“蓬之心”的破除以及逸豫自适这一基本方面。

由此可见,《逍遥游》的主旨非“无为”一语可尽。无为不一定能逍遥游,还须“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在心与境两个方面无所困苦,方可“闲放不拘,逸豫自适”,达到至情至境。所以,支遁说:“逍遥者,明至人之心。”^[2]屈大均也说:“庄生之学,贵乎自得。鲲鹏之喻,皆以喻心。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心之喻焉者也。”^[14]近人论及《庄子》,以“审美的人生”评之,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可见,无为,顺应自然,闲放不拘,心境两适,是逍遥游这一自得之乐“硬核”的几根支柱和“保护带”,并通过跌宕起伏的寓言群象这一“解题手段”,烘托出了主题;《逍遥游》有着复杂的主题结构。

五、《逍遥游》与《庄子》的主题

单从《逍遥游》本文来理解其主题,还不完全。若结合整部《庄子》特别是自成一体的《内》七篇,就能显出《逍遥游》所处的核心地位。从《庄子》一书来看,它不追求实体的确定性,而重在境界的开拓,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哲学;天人,物我的合一,是它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庄子》全书基本上是贯彻了逍遥游的精神——游世主义。

《内篇》多认为是庄子所作,最能代表庄子的思想。从内七篇看,《逍遥游》无疑是它们的主题,破除“成心”^[2],去其“是非”^[2],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行”^[2]的“两行”^[2]或“物化”^[2]之境。这就是《齐物论》所揭示的精神境界。《养生主》通过庖丁解牛的寓言,提出了“依乎天理”^[2]“因其固然”^[2]不为生死哀乐所动,

通过“悬解”^[2],达到安时而处顺的人生态度。《养生主》提出的“缘督以为经”^[2]的主题,在《人间世》中得到了发挥。如何在人间得以逍遥?以无用处之。如何达到无用?以“心斋”^[2]的方法。只有这样,方可“乘物以游心”^[2]。《德充符》突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2]、“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的境界。《大宗师》的位置更为重要。它进一步从正面深化逍遥游这一主题,主张“真人”^[2]和“真知”^[2],追求“离形去质,同于大通”^[2]的“坐忘”^[2]之境,达到“常因自然而无容私”^[2]的地步,即与道合一。郭象注《应帝王》说:“夫无心而任自化者应为帝王也”^[2]。林纾在《庄子浅说》中,发挥得比较详细:“无心任化,是《应帝王》一篇之本旨,一线到底。四问四不知,无心也;二虫避害,亦无心也;乘渺茫之鸟,游无何有之乡,亦无心也。游于无有,则冥物矣;即冥物矣,尚有心乎”^[6]。所以《应帝王》中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而天下治矣!”^[2]总之,从内七篇看,逍遥游在《庄子》主题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庄子》的“硬核”,难以动摇。其他篇,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发挥或深化了这一主题。从消极方面说,《逍遥游》的无为与破有蓬之心,要么表现为齐物齐论,破除成心,要么为哀乐不能入,要么为无心任化等;从积极方面看,《逍遥游》所主张的“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2],则进一步表现为“依乎天理”^[2]“安时而处顺”^[2]、“乘物游心”^[2]等等。这一主题,是顺应自然的自然主义。本来庄子思想以游当先,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和解放,但它却以自然为依归,主张安时而处顺,似乎两方面并不相合。但我们若从《庄子》全书,特别是内七篇的思想结构来看,问题就清楚得多。庄子追求的,并非世俗的自由,而是对世俗自由的超越,即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内心自由,是内在的“自然”;这种内在的自然,与道合一,正是游于心之和的逍遥游状态。因此,他追求的自由,与自然及命不但不矛盾,反而直接相关。所以,庄子的自由,与西方哲学的“自由”,有质的区别。

内篇如此,外杂篇也不例外。若按照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5]的划分,述庄派与内篇大体一致,主张“乘道德而浮游”,“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也”^[2]。述内七篇的主题:《秋水》篇与《逍遥游》从内容到风格都非常相近。以《刻意》《缮性》为代表的一组,有黄老学的倾向,但游的主题仍未改变。以《骈拇》为代表的无君派,喜笑怒骂,傲岸不羁,是庄学旷达的极端表现。《逍遥游》所开拓的境界,其许多方面在外篇表现得更为淋漓

尽致,甚至被夸张至极端,不过,从总体上看,却都没有内七篇那样蕴含丰富而不落斧凿痕迹

六、“逍遥游”之境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孟子同时。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说:“仲尼既没,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16]在纵横捭阖的乱世,庄子属于隐士。在宗法制社会中,每一宗族都会成倍地分化出无法分封的士庶阶层,因为他们处于分封金字塔的底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由庶民中也会有一部人上升为这一行列。因此,春秋战国之世,士人往往是历史剧中的主角,他们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到契约”^[17]的社会解放运动。他们并非一无所有,但绝不会富拥城池。这种社会地位,使他们的自我觉醒意识逐渐增强,有了初步的人格独立与尊严观念。士中的一部分人苟活性命于乱世,从避乱逐渐走向避世,社会上出现了隐者。老子是一位隐君子。《论语》中有长沮、桀溺等隐者群像。《庄子》中的主人公构成了一个隐者的社会,他们之间还互有交游,远离人世纷扰。庄子更应是一位隐君子,且代表隐者自己在说话。据《庄子》一书说,他衣大布,贷粟于监河侯,傲视王侯,视功名如粪土。因而他虽贫而不惫,傲然自立。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分析精辟,入木三分。他看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2]因此,他摒绝仁义礼乐,抨击丑恶现象,在旷达之中透出了愤激,在闲放中道出了人世的险恶。《逍遥游》末段的有用无用的议论,是对险象环生的人间世的写照。但不管人世多么艰难,隐士们还是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既安时处顺,又乘道德而游于无何有之乡,顺应自然,心境两适。隐居于大自然,游于乡间山林,以互相辩难为乐,对俗世深恶痛绝。这种独特的隐居生活,使庄子这些隐士们蕴育出了独特的境界哲学。他们并不否认事实的存在,但在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精神境界。世俗的人为名为利为功所困,为俗学所乱,为自己的成见所限,隐者一旦摆脱了俗世的缠绕,就容易超越俗务俗学,顺於自然,与道为一,此中自有快乐,即至乐。这就是逍遥游。

庄子的思想,淑诡瑰玮,恣纵不佞,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道奇异风景线。庄子的风格,既不是狂,也

不是狷,而超于两者,以顺于自然,但庄子的身世事迹已几不可考,我们很难做到准确的“知人论世”;我们只能“以意逆志”,尽可能地推测和判断庄子的个性和生活,以进一步揭示《庄子》的真义。从《逍遥游》看《庄子》,再从《庄子》看《逍遥游》,又想见其生活,似乎问题清楚了许多。

七、结语

本文虽从驳论开始,但意在阐发《逍遥游》以至于《庄子》的主旨。象《庄子》一类的文章,往往不是几种简单的概括所能解决问题的。历来的各种说法,往往都有所得,但都不全面。前文所引的文章,既望文生义,又以“无为”之义囊括全文宗旨,就过于片面。因此,本文从《逍遥游》一文的主题结构入手,从不同层面,分析《逍遥游》宗旨的丰富性和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并从前人的认识,从《庄子》全书特别是内七篇以及庄子思想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说明《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是乘物游心的一种至乐境界;这一主题结构,也是《庄子》一书的主题;是隐者生活的自然流露。因此,全面地分析《逍遥游》及其在《庄子》中的地位,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庄子》以至其他思想学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张松辉.逍遥游的主旨是无为[J].中国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4,(4).
-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3]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5] 浙江书局.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 方勇,陆永品.庄子论诂[M].成都:巴蜀书社,1998.
- [7]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杨柳桥.庄子译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9]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10]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1] 陈浩.云庄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
- [12] 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3] 林希逸.庄子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4] 胡渊如.庄子论诂[M].合肥:黄山书社,1996.
- [15]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6]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7] 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